

1-1-2008

粵語文學資料初探 (1900-1970) = Introduction to Cantonese dialect literature (1900-197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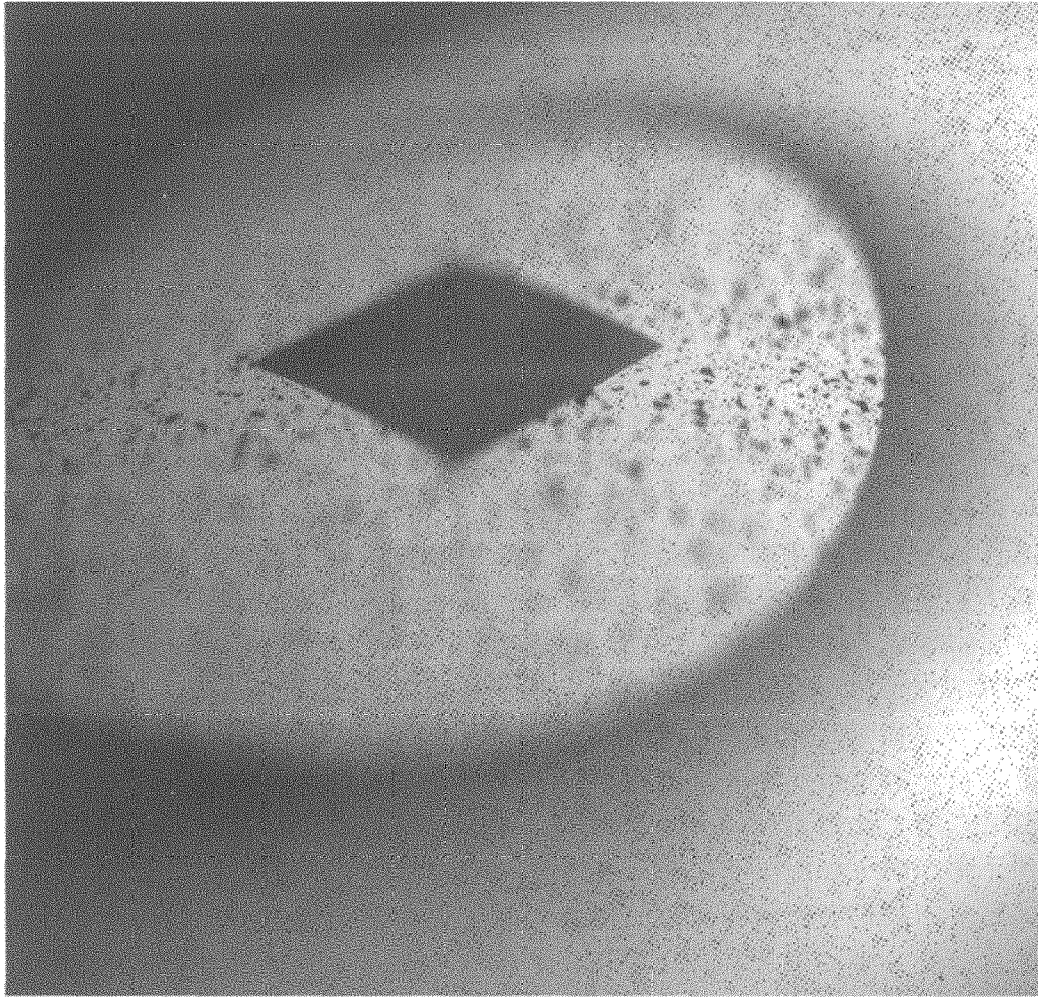
Chung Ming WONG
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jmlc>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仲鳴 (2008)。粵語文學資料初探 (1900-1970) = Introduction to Cantonese dialect literature (1900-1970)。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，8.2&9.1，112-122。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

粵語文學資料初探（1900-1970）
Introduction to Cantonese Dialect Literature
(1900-1970)

黃仲鳴
WONG Chung-ming

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
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,
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

一、釋名

何謂「粵語文學」？

日本學者吉川雅之在《香港粵語文學語言文體的歷史變遷》中，為「香港粵語文學」作此界定：

……意指採用口語一致的措詞和語法——即「口語入文」文體——寫出的一些文學作品，包括小說、隨筆、報紙專欄、劇本、對話錄等所有文學體裁。¹

這個界定比較模糊，²究竟「口語入文」到甚麼程度才算「粵語文學」？莫非要整篇文章都是以粵語書寫？吉川雅之在另篇大作〈香港粵語文學作品書目〉³中，有不少作品的「粵語成分」都是很少的，⁴這如何算得是「口語一致」？

美國學者唐斯諾（Donald B. Snow）在一篇論文裏，用了「廣東方言文學」（Cantonese Dialect Literature）一詞，將之定義如下：

創作語言使用粵語俗詞多於使用整個民族能接受的標準中文。⁵

「多於」的「多」，當然是超過一半以上。這個定義，還未算真確。我曾引用高雄（1918-1981）的《經紀日記》來反駁：

想起搵屋，我亦想搵，正擬今晚歸而商諸老妻。不料下午五時許與蛇仔李往大酒店飲茶，竟在大酒店入門之候客室見老妻，方與一中年男子款款深談，奇極。老妻見我，僅一點頭微笑，更奇，我擬趨前詰之，渠已不復置意，仍與男子深談如故。不便當堂發火，逕與蛇仔李飲茶，蛇仔李笑問曰：「個枝野甚入眼也，是為何人？能介紹否？」為之

1 文收黎活仁、黃耀堃主編：《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，1999年），頁345-73。

2 參黃仲鳴〈粵語文學：三及第·廣派·港派〉，刊於《作家》（香港）第6期（2000年8月）。

3 見《開篇》18號（東京：好文出版，1998年）。

4 如邵逸天的《馴悍記》（香港：繁榮出版社，1991年）。

5 Donald Bruce Snow, *A Short History of Published Cantonese: What is a Dialect Literature?*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, Vol.4:3, 1993, p.133.

氣結，想告以真相，又恐惹笑話，唯有支吾以應。真一肚氣。⁶

文中的粵語成分少得可憐，如「搵」、「渠」、「當堂發火」、「飲茶」、「個枝野」等，其餘的文字，則是白話文、古文。按唐斯諾的標準，《經紀日記》就不是「廣東方言文學」了？但按吉川雅之所舉的例子來說，則是「香港粵語文學」了。他在〈香港粵語文學語言文體的歷史變遷〉中，引用了一本書：黃言情（1891-1974）的《老婆奴續篇》（1926）。這書出版於一九二〇年代，使用的粵語詞匯，整體來說仍不多，如：

……其若乍聆坤權所言，伸手入懷，摸索不已。坤權異之曰：「汝年三十晚洗過身，難道又痕乎？」其若笑而不答，俄而在懷摸出蜆二，奉呈坤權曰：「頂住癮，頂住癮。」坤權失笑曰：「汝從何處盜得藏諸懷中？噫！汝之袋，真鹹酸袋矣，癮癮聲，好聽耶？」⁷

上引一段，只「洗過身」、「頂住癮」等寥寥幾個粵語詞匯而已，以唐斯諾的標準來說，當屬不是「廣東方言文學」；而吉川雅之則認為是「香港粵語文學」。兩人的稱謂不同，其實，俱可以「粵語文學」一詞來概括。

那麼，如何界定「粵語文學」呢？我認為不應單從一篇文章所用的粵語成分有多少來決定，而是從語法、語句、語境，甚至作品風格來定奪。不同的作者，便有不同的粵語分量。

依此而觀，「粵語文學」的文體，應包括下列幾種：

1. 純粵語
2. 粵語＋白話文
3. 粵語＋文言
4. 粵語＋白話文＋文言（三及第）
5. 粵語＋外來語
6. 粵語＋文言＋外來語
7. 粵語＋白話文＋外來語
8. 粵語＋白話文＋外來語＋文言

研究香港的語言變遷歷史，是個相當艱巨的課題。本文所說的「粵語文

6 詳見〈粵語文學：三及第·廣派·港派〉，引文見《經紀日記》第一集（香港：大公書局，缺出版日期），頁49。

7 黃言情：《老婆奴續篇》（香港：大中華國民公司，1926年），頁8。

學」，不限香港，只限於上個世紀初期至六〇年代。為何要選擇這個年代？無他，因為這個時期的資料散佚最多，也最難尋獲，值得細說一番。而這個時期的「粵語文學」，多屬上述第4種，也即是三及第文體，⁸其文既古雅又富地方色彩，值得有心人去研究。

二、點將

「粵語文學」緣於廣府歌謠。廣府歌謠包括龍舟、木魚、南音、粵謳等。據譚正璧、譚尋兩父女的研究，單是木魚歌的歷史，已有三百多年。⁹撇開說唱文學不談，成為小說等形式並有文本面世的，首推邵彬儒的《俗話傾談》，此書大約成於光緒末年，即1902至1903年間。邵彬儒之後，「粵語文學」作家人才湧現，至一九四〇、五〇年代大盛，佳作不少。可惜，不少作家的生平資料已難詳考，更有不少已湮沒，是為憾事一椿。根據目前所得資料，特此點將，希望有識者能予以修正、補充。幸甚！

1. 邵彬儒，生卒年不詳，活動於清朝同治年間，廣東四會人。原在鄉間說書，宣講勸善懲惡的「勸世文」，得到鄉紳的支持，到香山、佛山、廣州開講，還將所講的故事輯印成書，主要作品有三及第文體的《俗話傾談》，和以文言寫成的《諫果回甘》、《吉祥花》等。¹⁰《俗話傾談》被魯金推為「最先用『三及第』文體寫成的小說」。¹¹
2. 黃言情，筆名，本名黃熊彪，字俊英。生於1891年，歿於1974年，原籍廣東高要。曾在英漢文學堂、皇仁書院讀書。十六歲加入同盟會香港支部，除創辦《新少年報》、《香江晚報》外，還在《香港星期報》、《香港晨報》、《南強報》、《四邑商報》、《南中報》、《大光報》、《華僑日報》等任總編輯或編輯。《香江晚報》創辦於1921年，黃言情自任督印人兼總編輯。《香江晚報》是香港最早的新聞晚報，1929年停刊。¹²

黃言情的《老婆奴》、《老婆奴續篇》先在《香江晚報》連載，其後分別出單行本。《老婆奴》於1924年由上海新小說共進社出版，《續

8 關於「三及第文體」，參黃仲鳴：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（香港：香港作家協會，2002年）。

9 見譚正鵬、譚尋：《木魚歌、潮州歌絃錄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2年）。

10 葉春生：《嶺南俗文學簡史》（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315。

11 魯金：〈用「三及第」文體寫成的《俗話傾談》〉，《明報》（1990年8月3日）。

12 劉以鬯主編：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（香港：市政局公共圖書館，1996年），頁116。

篇》由香港大中華國民公司於1926年印行。這是目前所見，香港最早的「粵語小說」。

3. 鄧羽公，生卒年不詳。一九三〇年代已知名，是辦小報的聖手。廣州的《羽公報》，香港的《石山報》，俱赫赫有名。筆名極多，計有羽公、忠義鄉人、凌霄閣主、天涯浪客、倒翁、佛山人、是佛山人等，所寫文類凡政論、小說、雜文，都不避粵語。據云歿於戰後。¹³
4. 任護花，筆名周白蘋、金牙二等，原籍廣東鶴山。日軍侵粵前，在廣州《公評報》任職。1938年10月廣州淪陷，來港辦隔日刊小型報《先導》與《紅綠》。1941年12月，日軍攻佔香港，前往韶關辦《粵華報》。抗戰勝利後，回港創辦《紅綠日報》。一九七〇年代中逝世。以周白蘋筆名寫的《中國殺人王》、《牛精良》系列，大受歡迎。¹⁴《中國殺人王》曾出多少冊，已難考證，《牛精良》亦是。茅盾曾說：「香港市民作家的書仔，如《牛精良》便不止銷一萬份。」¹⁵由此可見風靡程度。
除這類三及第小說外，任護花還以金牙二筆名撰三及第怪論，這比三蘇的怪論還要早上好多年。¹⁶
5. 林藩，三〇年代崛起於廣州報界，原名林國雄。廣州陷日後，逃來香港，易名林覺紅，開始以林藩的筆名撰寫小說，並以依摺的筆名寫諷刺時事雜文。¹⁷小說多以淺白文言書寫，時事雜文則摻雜了大量粵語，我所見為刊於1939年6月2日至9月29日任護花所創辦的《先導》隔日刊。
6. 我是山人，本名陳勁，友儕多以魯勁稱之，原籍新會，生卒年待考。初在鄉中執教鞭，偶執筆為文，寫幽默文章，刊於《公評報》〈時代鏡箱〉，極得編者吳劍公稱許。後入《廣東七十二行商報》，即棄教鞭，助理編務，為社長羅子政信任。七七事變後，逃來香港，任職《中華時報》，並致力話劇演出，還執筆編劇。抗戰勝利後重掌《廣東七十二行商報》副刊，以「我是山人」筆名撰《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》，一

13 黃仲鳴：〈「粵港派」雙雄：大檔頭何文法、大寫手鄧羽公〉，《文學研究》（香港）第7期（2007年秋之卷）。

14 同註12，頁24。

15 茅盾：〈雜談方言文學〉，《群眾》周刊（香港）第2卷第3期（1948年1月29日）。

16 參黃仲鳴：〈由金牙二到三蘇——香港文學的怪現象〉，收寒山碧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命運——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廿一世紀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420-35。

17 非小說家：〈林藩——林覺紅〉，《小說精華》（香港）第6期（缺出版日期）。

炮而紅。¹⁸此後，專注撰寫少林故事，「每集印行凡二三萬冊」¹⁹。大陸易手後，來到香港，續入報界，主持《環球報》編務，刊《洪熙官大破藏春窟》。《環球報》一紙風行，據云全得益於我是山人的技擊小說。²⁰

我是山人的少林故事究有多少部，已難以詳考。早幾年，陳湘記曾翻印一套，但欠周全；廣州的花城出版社亦曾有刊行；²¹台灣的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去作者名，將《洪熙官大鬧峨嵋山》易名《少林演義》，《洪熙官三建少林寺》易為《少林英雄傳》出版，內中的粵語方言全譯為白話，並列為「典藏中國文學全集」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種。陳勁泉下有知，不知可惱抑可笑也。²²

7. 高雄，原名高德熊，1918年出生於廣州，祖籍浙江紹興。所用筆名計有三蘇、小生姓高、史得、經紀拉、且仃、石狗公、許德、吳起、周弓等。1944年自穗來港，經商失敗後，寫稿為生，並進《新生日報》編副刊。《新生日報》壽命不長，轉了老板，改名《新生晚報》，續聘高雄主編副刊〈新趣〉。²³

高雄在《新生晚報》時期，以經紀拉筆名撰〈經紀日記〉，以小生姓高撰〈晚晚香〉艷情小說，以三蘇撰〈怪論〉，以許德撰偵探小說，是他創作力極為鼎盛的時期。〈經紀日記〉和〈怪論〉俱以三及第文體書寫，極為生鬼，是《新生晚報》最為吃香的專欄。〈經紀日記〉後輯為二書，²⁴此間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圖書館皆存。

高雄的粵語文學作品甚多，佳作不少，資料亦不難尋，是最值得研究的一個「寫稿佬」。

8. 陳霞子，字全昌，號夏聲，生於1905年，歿於1979年，廣東南海人。在廣州曾當補鞋匠，²⁵後入報界。歷任廣州《民生報》、《群聲報》、《誠報》、《越華報》編輯；香港《南強報》編輯；澳門《大眾報》、《市民日報》編輯。後加盟《成報》，成了老闆何文法的得力助手。1956

18 非小說家：〈我是山人——陳勁〉，《小說精華》第3期（缺出版日期）。

19 同上。

20 同上。

21 參黃仲鳴：〈「我是山人」在內地〉，《文匯報》（香港）（2005年9月18日），C2版。

22 參黃仲鳴：〈「我是山人」在台灣〉，《文匯報》（香港）（2005年10月2日），C2版。

23 參見劉以鬯：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，頁7。有關高雄和《新生晚報》的關係，見田芝專欄〈人物篇〉，《星島日報》〈星辰〉（1981年7月13日至8月12日）。

24 香港大公書局印行，缺出版日期。

25 陳霞子曾當補鞋匠一事，乃插圖家占秋風口述。

年離《成報》，創辦《晶報》，任社長兼總編輯。根據目前的資料，陳霞子在《成報》那段日子，是筆耕最勤的歲月，先後以阿夏、阿霞、筆聊生、夏伯等筆名撰小說。最拿手的是「借殼小說」，²⁶將傳說中的仙界或傳統小說中的人物，紛紛請來香港，大鬧一番。如在《成報》寫的〈八仙鬧香港〉、在《香港商報》寫的〈海角梁山泊〉，諷謔世事，膾炙人口。自辦《晶報》後，再無此閒情「借仙諷今」了。

陳霞子被他一眾徒弟如鄭心墀、陳青楓等，譽為「三及第大師」。鄭心墀更說，陳霞子曾授他們「三及第心法」，即是指導他們如何去寫三及第作品，²⁷由此可見陳霞子對以粵語入文的「虔誠態度」。要寫香港粵語文學史，陳霞子是個不能丟漏的人物。

9. 林壽齡，又名林嘉鴻，筆名有筆聊生、林迪等。不說不知，筆聊生初為陳霞子的筆名，後因籌辦《晶報》，那才轉讓給林壽齡。林壽齡一直師從陳霞子，一手三及第文體也寫得相當出色。陳霞子在《大公報》以夢中人筆名寫的〈懵人日記〉，也是林替他「執手尾」寫下去的，筆名照用。林壽齡印成書的作品，有署名林迪的《半生牛馬》²⁸、《冤鬼余》²⁹等。

林壽齡歿於1986年，享年六十五歲。³⁰

10. 江之南，原名王陵，另有筆名高華、夏灣拿。先後服務於《明報》、《東方日報》、《成報》。文名盛於一九七〇年代。但在此之前，已在報上連載小說。如一九六〇年代在《明報》以高華為筆名所撰的一系列「豬肉榮」小說，揭露社會黑暗，幫派爭鬥，這風格一直延至七〇年代，終憑《人在江湖》³¹一書被改編成電影《成記茶樓》（1974），主角大哥成深入民心而名噪一時。江之南的書不難尋獲，除《人在江湖》外，還有《上中下流社會》³²、《邪牌》³³、《邪門艷女》³⁴等。當然，要尋求他早期的作品，還須翻閱舊報。一九九〇年代初移民加

26 「借殼小說」一詞，為筆者所創，見拙文〈「文壇殼王」高雄〉，《成報》（香港）（2006年8月1日）。

27 見黃仲鳴：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，頁4及頁7註釋。

28 林迪：《半生牛馬》（香港：大光出版社，1972年）。

29 林迪：《冤鬼余》（香港：大光出版社，1974年）。

30 占秋風口述，林壽齡死於肺氣腫。

31 高華：《人在江湖》（香港：文藝書局，1973年）。

32 江之南：《上中下流社會》（香港：中國文化中心，1978年）。

33 江之南：《邪牌》（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1980年）。

34 江之南：《邪門艷女》（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，1987年）。

拿大，1995年病逝溫哥華。

七十年來，粵語文學作家當然不止以上十位，有些作者已考無可考、查無可查、證無可證。茲舉一例，當年盛行於坊間的《鬼才倫文敘》，作者襯叔，就不知何許人。此書共出十八集，流行極廣。據他在《天才倫以諒》³⁵一書的〈前言〉中說：「拙著《鬼才倫文敘》一書，面世以來，蒙讀者熱烈愛護，每集售書二十萬本言（以）上，風行一時，大有洛陽紙貴之感。」³⁶每集二十萬本，十八集即三百六十萬本，這個數字委實駭人！襯叔或自誇，但七除八扣，讀者量仍大。可見當年的粵語小說，是如何的受歡迎。

三、散佚

要研究粵語文學，最大的困難是資料不全，恍如散沙一般，要聚而成塔，確是難、難、難。造成這果，有以下的因：

1. 圖書館和學術機構不重視。當年的粵語作品，大都散布於一些小報。這些所謂小報，如早期的《先導》、《紅綠》、《骨子》、《開心》等，繼後的《紅綠日報》、《真欄日報》，甚至一九六〇、七〇年代流行的夜報如《平安夜報》、《天皇夜報》、《華人夜報》、《新夜報》等，都已人間蒸發。另如比較嚴肅的報紙如《快報》、《天天日報》，初期的《明報》，都不入此間圖書館和學術機構的「法眼」。一些書仔如《殺人王》、《牛精良》、《倫文敘》、《柳先開》等，以及一系列的三毫子小說，雖然洛陽紙貴，圖書館和學術機構也視而不見，認為是「垃圾」。這委實是沒有眼光，沒有識見。到了一九九〇年代，那才驚覺是「寶」，是研究社會文化的寶藏時，那才廣為搜羅，但已經太遲了，雖有購進或捐贈，但多已屍骨不全，難以窺整貌。
2. 學者不重視。直到如今，仍有一些所謂學者專家對這類粵語作品，存有「歧視」眼光，認為不值得研究，甚至指為「不規範」，「不利於祖國文學語言的健康發展」。³⁷這種「史識」，實在不敢恭維。學者既然輕視，自然漠視，以致資料流失，自是意料中事。假如有人

35 《鬼才倫文敘》十八集與《天才倫以諒》已被香港陳湘記翻印合成一冊，易名《倫文敘全集》，缺出版日期。

36 見《倫文敘全集》所附《天才倫以諒》。

37 袁良駿：《香港小說史》第一卷（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12。

能具「史見」，早已收集，又豈淪落到如今尋之無門的慘況？猶憶一九六〇年代，筆者一介少年，遍街書檔，都見有這些粵語小書，雖愛讀愛談，但無「歷史眼光」，看罷便如擤鼻涕的紙巾，棄如敝屣，如今想來，確是惋惜不已。如筆者這類讀者，相信比比皆是，奈何！但慶幸起步雖遲，仍蒐集到「一鱗半爪」。

3. 作者不重視。當年這類作者，視自己的著作都如「垃圾」，只為稻粱謀，而沒有想到「社會意義」、「時代意義」，寫完就棄，出了書也不保存。有些作家雖「敝帚自珍」，如通俗小說家司空明生前，聲言有一大疊他自己作品的剪報，存放於一大皮篋內，要交由我整理，孰料言猶在耳，就臥床西去。到我追尋時，他家人說丟了。
4. 報館不重視。於今尚「健在」的報館如《明報》，要追尋創刊時期的報紙，委實難以登天。張圭陽撰寫以《明報》為題材的博士論文時，也不知費了多大的勁，那才獲得有心人相贈創刊號。³⁸已經關門大吉的報社，如《天天日報》、《快報》，為何不好好愛護自己的「心血結晶」，臨結束時送與或售與圖書館？

前幾年，我得知《香港商報》存有整套《晶報》，曾借閱了一疊，看了筆聊生的《西遊回憶錄》，並加以影印，到再往借閱時，竟得這樣的答覆：一場颱風，倉庫水浸，《晶報》全濕，全當垃圾丟棄了。一聽到這消息，我險些昏厥！倉庫怎能設在地庫？濕了可以曬乾、弄乾，有個屍骸都是「寶」啊！

有等報館更視為「私器」，絕不將「器」公開。早年，我寫《豬八戒下凡記——高雄的借仙諷今小說》時，曾透過當時的採訪主任推介，登臨《成報》借閱、影印資料，誰知未「工作完畢」，就被高層攆走，雖付費亦不准。另如多番欲偕魯金訪問老闆何文法，希望能得到一些作家資料，都被拒諸門外。

有這些原因在，資料怎能保存下來？怎能有助於研究，有助於我們了解那個年代的社會狀況、報業歷史、文人生涯、作品面貌？

四、考證

1997年，香港舉辦第一屆香港文學節，我寫了一篇講稿：〈豬八戒下凡記——高雄的借仙諷今小說〉，並輯在《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匯編》（1997）內。文章中有說：

38 張圭陽：《金庸與報業》（香港：明報出版有限公司，2000年），頁59。

從1951年開始，高雄即在《成報》副刊撰「借仙諷今」小說，直至1969年。被他借用的仙人和發表日期如下：

(一)《濟公新傳》，由1951年11月1日起連載至1958年7月15日。先署名夏伯，至1956年9月30日；隨缺名至1957年5月31日，才署上小生姓高至刊完。……³⁹

這段話，我在寫的時候已經有疑問，為甚麼要署名「夏伯」，再其後才署上「小生姓高」呢？但因為交稿時間太急，又因在《成報》看資料時受到驅趕，想垂詢何文法又不可得，唯有照所見寫出，先行交稿。孰料有位外國研究者韓倚松（John Christopher Hamn）竟據此而寫了篇〈金庸早期小說及五十年代香港〉，將「夏伯」當是高雄，並將夏伯在《香港商報》所寫的〈海角梁山泊〉，全入了高雄的帳。⁴⁰

這是個謬誤。「夏伯」不是高雄的筆名，是陳霞子的筆名。這是看了慕容羽軍的〈少產作家和多產文人〉後才知道的，他說：

直到五十年代後期，為《成報》寫〈濟公新傳〉的陳霞子，半途擲筆，由於那篇每天長達三千字的小說肩負重要的賣座力，主事人便找高雄接手續寫。陳霞子用的筆名為夏伯，他續寫時，筆名用禹伯，而且用篆書書寫，目的不讓讀者察覺作者已換了人。⁴¹

陳霞子「半途擲筆」，當是轉往籌辦《晶報》。是否有署名「禹伯」，我閱報時也走眼了，其後用小生姓高，慕容羽軍可能也不知。但無論如何，夏伯非高雄，至此弄清楚，我在撰寫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（2002）時便加以糾正。⁴²由此可見考證資料之難。前年，得晤與陳霞子來往甚密的插圖家占秋風，才進一步證實夏伯確是陳霞子。

占秋風還告知，早期的「筆聊生」亦先是陳霞子，後來才轉讓給林壽齡。林壽齡老實不客氣，還用這筆名在《晶報》寫〈西遊回憶錄〉。至於夢中人在《大公報》寫的〈懵人日記〉，哪些是陳霞子手筆，哪些是林壽齡手筆，占秋風說，當以1956年陳霞子搞《晶報》時作為分水嶺，真正的

39 《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匯編》（香港：市政局公共圖書館，1997年），頁203。

40 該文收於《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香港：明河社，2000年），頁191-210。

41 慕容羽軍：〈少產作家和多產文人〉，《作家》（香港）第5期（1999年12月）。

42 黃仲鳴：《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》，頁8。

日期已無法可考。假如我們不知1956年前的夢中人、筆聊生是陳霞子，全歸林壽齡，那就鬧笑話了。

另如「忠義鄉人」這筆名，葉洪生指是鄧羽公的筆名，於1938年在《成報》寫〈黃飛鴻正傳〉，後來為戴昭宇所襲用。⁴³然據鄭心墀告訴筆者，〈黃飛鴻正傳〉為戴昭宇所寫，而戴已死於日治時期。〈黃飛鴻正傳〉真正的作者是誰，待考。而戴死於戰時，鄧羽公死於戰後，⁴⁴而於1949年末至一九五〇年代初，在《成報》撰〈黃飛鴻再傳〉的忠義鄉人又是誰？這個疑案，迄未偵破。

另如於1960年2月在《明報》寫〈紅花會群雄鬧香江〉的麥旋，究是誰人？我曾詢當年的總編輯潘粵生，因年深日久，他也記不起了。這還要進一步查究。

因此，研究這些粵語作品，作者考證問題往往是一大困擾。高雄當年在金庸的力邀下，曾化名在《明報》寫多個專欄，如凌侶的〈香港靚女日記〉，如果不是張圭陽在《金庸與報業》中點破，⁴⁵有誰知道？

五、小結

綜合以上所說，我們研究粵語文學，除了資料短缺之外，還要過考證這一關。資料，雖然散佚甚多，但從現時所見的資料來看，仍可勾勒出粵語文學的面貌。至於考證，應重視口述歷史，從速訪問尚健在的當事人。

廣尋資料，整理資料，考證資料，這是研究者的基本功；資料不全，勢必有錯，有錯必糾，這是研究者的精神。路漫漫而脩遠兮，革命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！※

43 葉洪生：《論劍：武俠小說談藝錄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47-48。

44 鄧羽公過世時期，為老詩人方寬烈口述。他之資料，則來自鄧羽公之弟，正確年份待查。

45 張圭陽：《金庸與報業》，頁61。